

儒家《弟子規》，一百一十三樁事可別看輕！那個一展開也是八萬四千條，是傳統文化全部的落實，就在那裡頭。所以四書五經十三經乃至《四庫全書》，都離不開，每一條都離不開。就像十善業道一樣，這一部《大藏經》裡面，每一部經、每一句、每一個字，都沒有離開十善業道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我們正好也是遇到現前災難太多，所以我發心把《華嚴經》暫停，停一年到兩年。這一次我講這部經，《無量壽經》過去講過十遍，而這一次，這一次我不講經，我講註解，講誰的註解？講黃念祖老居士的註解。黃老居士跟我是朋友，也是我的老師，他跟我的老師同一輩分，李炳南老居士是梅光羲大士的學生，梅大士跟夏蓮老是師兄弟，非常好的道友。黃念祖是梅光羲的外甥，是夏蓮老的學生，所以沒有見面之前，我曾經聽李老講過他的名字，有這麼一點印象，黃念祖，有這麼一個印象。所以當年，一九八六年，我在美國華盛頓，華府佛教會那個時候我是會長，同修們來告訴我，他們想邀請密宗的一個上師到美國來弘法。當時我聽了很不以為然，我們是淨土宗，不要再涉其他的派門，我說我們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。我問他：這密宗大德是誰？他說：黃念祖。我腦筋有這麼一個印象，黃念祖，我想了半天想到了，我說：他是不是梅光羲的外甥？他說：是的。我說：那請他來。這是李老師給我們講了好幾次，我以為他已經作古了，不在了，他還在人間，那很難得，他的東西是真傳，那個沒有問題。這是梅老、夏老親手調教出來的，我說這個大德難得，你把他請來，就這麼請來。

請來之後才曉得，他在國內弘揚這個會集本，我在海外，他聽

到，我們兩個都非常高興。非常難得，他那個時候註解剛剛寫完，用油印印的本子，字都很模糊不清楚。我們知道油印印的東西，頂多不會超過一百份，超過一百份那蠟紙就不能用了，所以用這樣的本子。當然帶到美國他就這麼一套，一定是選印得比較清楚一點的，送給我，我看了之後非常歡喜。他要我給他寫一篇序文，所以序文是我給他寫的。早年我到北京，去了好幾次，專門去看他，就是為了看他去的。每一次去，我們都有很長時間來討論佛法的問題，他教了我很多，所以我們是好朋友，他也是我的老師，我也感恩他。不容易，夏老會集這一本，這個本子哪裡是凡夫能做得出來的！在過去會集的，王龍舒、魏默深，彭際清的節本，都有問題，都不能算是盡善盡美的本子。看到這個，再你看看梅光羲居士那篇很長的序文，講得非常清楚。所以李老師在台中，傳到台中之後，李老師把這個經講了一遍。經那個時候沒有註解，他自己用眉註，毛筆寫的，工工整整。他講這部經的時候，我還沒有到台中，我沒聽到，但是他把他這個眉註的本子給我，我能看得懂，我拿到這個本子我也就能講，我有這個能力。所以當時我們就想開講這部經，向老師報告，老師說不行，時候沒到，時節因緣沒到。所以台北那邊同修把經都印好了，結果改《楞嚴經》，我在台北，我《楞嚴經》是跟他老人家學的，前後講過七次。

什麼原因？嫉妒障礙，在台灣大家對於夏老有成見，對於李老師也有成見，所以老師叫我迴避。等到他老人家往生，我在美國，想到老師給我這個本子，這個本子很多人沒看見，我就發心把它印一萬本，第二年一九八七年印成功，這就流通出去，在外國，在美國同學們看到這個本子非常歡喜，就請我講。所以我第一次講《無量壽經》，在加拿大溫哥華，第二次在三藩市，先後一共講了十遍，這樣才講開，才流通出去。這原本，我這一次帶來了，我送給胡

小林，給他做一個紀念，他也是受持《無量壽經》，讀誦的遍數很多。往後，《無量壽經》我們要永遠把它傳下去，我們感謝夏老會集的恩德，感謝黃念祖居士註解這部經的苦心。所以這一次我發心講他的註解，叫《演義》，你看《華嚴》有演義，《彌陀經》蓮池大師有《疏鈔》，蓮池大師的學生把《疏鈔》再做一個註解叫《演義》。諸位大概對演義概念最深的，可能是小說裡的《三國演義》。我們用這個方法在一起學習，深入透徹來學習，就像胡小林學習《妄盡還源觀》的方法一樣，字字句句我們都把它講清楚。

節錄自：02-039-0001 淨土大經解演義